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輯刑典

第一百十三卷目錄

盜賊部雜律十七

明

李自成

張獻忠

新刑典第一百九卷

盜賊部雜律十七

明

明外吏口口成傳曰成米斯人世家懷遠李
繼達業父守忠無子歸於華山李神告曰以
軍星為志十連年自成自成成功收米於大姓
艾氏及長光銀川縣役夫善騎射獵無稍數
引法如縣安子黃捕之謂黃請死脫去為屠夫
啓末無志食糧不請盜盜由是始崇祯元年陝
西饑饉食糧不請盜盜由是始崇祯元年陝
西饑饉是核餉額至一百二十八萬其各固
原兵劫州庫口水賊王二府合賊王嘉引宜州
賊王左掛前美王子順飛山虎大紅狼等一時
並反而安塞馬賊高迎祥口成勇也與饑民千
大聚眾聚之迎祥口稱國王大梁口稱王
王二年春朝廷以楊鶴為三邊總督諸將捕
盜商路通參政劉忠遇擊斬王二王大梁皆
逆參謀出承襲擊王左掛賊稍稍懼會京師



戒嚴山西巡撫耿如紀勸王兵澤而西延綏總
兵吳自勉甘肅巡撫梅之煥勸王兵亦潰吳尋
盜合延綏總兵張夢齡以兵潰逃而死吳承祿
代之召故總兵杜文煥督延綏固原兵便宜剿
賊三年王五出王于龍苗牙等處賊乞降而
王嘉引掠延安慶陽開楊梅推之王繼從神木
渡河北山西是時秦地所出日新創日灼輪日
則架專備諸急費其數日增更因緣為奸民大
困而兵將給事中劉懋建議裁驛站裁可節金
錢數千萬兩從之山西游民仰釋將者無所得
食俱從賊賊轉感兵部郎中李繼貞奏曰延民
僕將盡為盜請以幣金十萬賑之帝惜幣未發
而募引已變破黃河川清水木瓜三堡陷府谷
河曲又有神一元不沾泥可大飛郭都殺紅軍
友點燈于牛老梁混天猴獨行犯等諸賊所在
蜂起或掠或死或焚或掠旋旋終莫能盡而延安
擊賊或降或死終旋旋終莫能盡而延安
賊張獻忠亦聚眾據九八寨稱八大王四年
山副將曹文詒破賊河曲王嘉引遁去已復自
苦陽突犯澤潞為古方所發其黨共推偽左丞
王自用號紫金業者為偽副自用結募賊討回
曹傑以金剛地王初城大開門虎滿天星等
王鍾師紅狼上大龍蛾子塊趙天星混世王等
及迎神獻忠兵三六營聚山西聚山西聚
萬口成乃與兄子過甘從迎神獻忠等台號
閩神水有各三邊總督督撫賊不效從延承
略代魏張福祿承代略督諸將曹文詒梅嘉謀

經濟彙編輯刑典第一百十三卷盜賊部

劉賊時向克捷陳地略定而山西賊大感劉探
軍郭石樓搜山開晉司津巡撫李銳發不能辦
五年賊乃遁四出連陷大寧原澤州壽陽諸
州縣全省震動巡撫統統統統統統統統統
代與宣大總督張學倫分督將察衛督白安
虎大氣李賀八龍古長王八子人紅朱勇
晉以子陽陽陽四一州縣縣縣縣縣縣縣
代賊史北劇布收支萬年兵七子駐汾州黃
以沒大給進三木八州縣賊亦轉一察望山分
集為二兩正虎隊交城又水德太原原那紅狼王
天龍據東城潞州安金張獻忠聚眾於州武
鄉陷進州六千六百其共進力擊紫金業龍之
降於賊歸水會事張道清引人王陽和巨號之
賊怒取約去威陽布費又招集陝西兵十倍諸
將猛如虎虎虎威陽布費又招集陝西兵十倍諸
勳廉戰死死前後殺殺世王滿大虎姬蘭張
翻山勒軍世子顯道神等統紫金業老回回
千場張獻忠地丁諸賊皆殺年大其後用
將郭北又引投紫金業山二大盜俱敗初賊
之破澤州也分其眾南歸太行行掠澤潞清化修
武關懷慶等軍之賊遁走則賊復入西出
大掠順德與定開路以請太監分監諸將軍督
戰而大名道覺昇已力戰即敗賊遂自都臺
降入順四下抵安敗賊兵左良玉河走三府
潞陽縣吳助始備諸王王忠志聚諸將風酒
陵寇陷時賊聞之欲復回內之是行督文略
與劉將並進戰於微復回內之是行督文略

第七七九卷

連前自成亦分兵迎拜略武功扶風以圖自成
略富平固州以東承順遂將近日成小捷主體
承順將高樞進於自成妻郭氏僅謀挾之來降
承順復身進自成大戰渭南諸自成敗東
走迎祥亦承順東撤軍陰南原絕續與自成指
出米陽關合戰遂冬十一月擊賊有閻廟左
夏手撫電擊之手利賊遂陷陳州進攻舞陽河
南巡撫陳良謀督兵王遂救陽縣賊走高涼
迎祥曰成走歸陽縣我因野營山麓縣皆州
象耳擊敗之確出九年春迎祥自成攻慶州不
拔陷富山和州殺州黎弘來在旬旬見州如
校等去攻涇州知州劉大章大集師李魯斯堅
守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於未罷備敵大敗賊四水不流北攻善州故御
史方廣濟亦駭等折而西入歸籍境後登邊將
祖大樂所部者皆封總兵湯九州賊殺賊
乃分道犯南陽州州以謀賊入南陽防軍而家
昇復援徐使大樂等擊賊殺迎祥自成赫銳殘
盡迎祥自成遂由此分部再入陳迎祥由鄧襄
趙興至漢中自成由南山穿雞走延城犯寧
昌北境諸將至先先由寧昌殺賊之自成十環縣
未幾軍車敗於寧昌山麓之十環縣總兵俞
猷督援自辰後援後進關經州欲東渡河山
西兵尋之復西原米甯時輕邊大捷曰此告
故鄉也勿忘我父老遺之金今修文劉將雙槍
林渡無定河不樂長賊淹死甚衆乃改道從韓
城而時連理象昇及祖大樂祖寬等皆入援

京師而稱傳處新除陝西巡撫饒寶誠賊七
月擊迎祥登崖斤獻關王陳英賊黨乃共推自
成爲首不是月犯階靈未幾出階靈犯鳳翔現
渡渭河計年犯迎祥二恩蠟子境過天星俱來
會傳庭督變賊連日皆克蠟子地降自成
借過天星奔秦州入陽關軍光祿七營開陷
元德兵俱具村莊賊遂連陷化州州府漳江
油黎推背州等州縣制州知州徐尚卿吏目李
英俊陷伏知縣王時化縣主簿張慶奇金堂
典見潘夢科官死逃攻成都七日不克巡撫王
維章生避賊賊一年春官平敗賊持刀自成
奔白水入之會董承時傳庭合擊於梓潼原大
破之自成盡亡其卒獨與劉宗敏出見奔張顯
爭過爭獲喜谷可成張世傑李彌昌任德榮任
繼光王虎劉文魁等十八騎潰圍走資後而落
出中爲小盜不數出其年張獻忠降自成勢益
衰而承曉改前總督傅廷政保定總督傅廷
以夾擊連不獲二入去自成情得安總理熊又
嫁方以據自爲功謀者或報自成死矣以此益
寬自成十二才夏五月賊忠殺城自成大喜
出收衆衆復大集陝西經督鄭崇德督兵圍之
令口圍計必破自成乃乘間走武關作賊獻
忠獻忠欲圖之竟遣去楊嗣昌督師降後際
降自成出邊路官軍圍自成於巴西西渡岷山
中自成大困欲自縊以素士幾奮動而止賊將
多出降劉宗敏者蓋出數七也最勇勇欲降
自成知之與步出麓嗣顧而歌曰大言我當爲

天子益上之碑王吉若斷武頭以降宗敬諸
三十三王宗敬諸賊其妻妻自成曰自成死
若我軍中若下開之卒多殺妻王顯從者自成
乃盡焚輜車輜車由府均走濟南河內大早
黃萬錢飢民僅自出者數萬而河南開山改
陽穀卸縣府府移移攻米平攻印縣武大開我
萬安七入擊之豐順一日而陷知縣徐日泰
賊死時十三歲二日也自成爲人凶獸斷
陽自揭陽縣知縣王顯之曰賊九斯足則心爲
敵所過民皆保堡堡王不允縣舉人李信者巡
案中李精曰于也書出衆賊民民之曰李
公子活我官程程士銀士人捷捷居強安身
逃歸官以爲賊國獄中紅銀于不救賊成之
共出信應民舉人土金是屠戮後凡私人自成
軍爲主謀謀諸諸事洩生斷曰得舉人二八首
住投自成自成九喜故信官出舉人至天馬十
者朱獻策賊東長三尺餘上滿金五千八十七
神器自成大悅舉人說曰取天十四天七夜米
清勿殺收入入心自服從之賊賊爲賊入賊
所厚財物賑賑民民受恩者再舉人自也也
呼曰李公不活我賊後是言出也出也十不納
糧後見軍賊之門相勸勸民人殺勸勸勸之
害從自成者曰吳乘三十四止日攻濟南總兵
王紹禹步卒均焚乘三十四王常濟濟苦自成
兵治王王難難之各各賊賊王亡于由松祿
而跳自成殺七郎金繼民民有吏部侍郎爲
總理河南府府政政開封府府政政是時張

獻忠亦為尋獲其妻于邵銘王開封者周王恭
榜國賊主惡餘陳金榮死王與巡撫都御史高
名等固守自成兵七晝夜解去屠戮縣賊
羅汝才及王寔哀時中皆歸自成時中有衆二
十萬賊小妻營次于鄭曹保與張忠同謀復
叛自成初自辰在章城為高迎祥傳將再
入關始則將一部然後敗至是勢大盛諸宿賊
皆畏之丁啓慶高督師遂下敢擊擊賊忠獻忠
敗亦奔自成自成欲修前怨獻忠復生當此之
時帝憂自成甚特以校尉書傳宗龍為陝西總
督使率師自成而別救保定總督楊文岳會師
宗龍馳入關與巡撫汪喬年調兵兵已發繼乃
檄河南入將李國奇賀入龍兵隸歸下可出關
文岳亦率虎入威軍俱至新蔡與自成遇人能
卒先奔國奇人威繼之宗龍文岳以親軍裝
自固後文岳兵潰奔陳州宗龍與賊將數日食
盡關左走被執死自成陷葉縣殺副將劉國能
遂關左貝玉松鄭城守喬年僕宗龍總督出關
次襄城自成盡銳攻之喬年與副將李萬慶皆
死自成剽掠生計九十人遂乘勝陷南陽鄧
州等十四城再圍開封總督呂衡總兵陳永福
力拒等計中自成日砲攻人龍等自城益怒
自成每攻城不用古梯衝法專取砲轟為首功
得一縣即歸營臥後者必斬取縣已即奪穴穴
城初僅營一人漸至百六十次傳十以出過三
五步留一十杜擊門巨細穿畢萬人曳紐一呼
而杜折城崩穴巡撫名衝於城十擊橫過聽其

王有聲用毒藥灌進之多死賊乃即城據處用
火攻注實業幾中人然業當當者職聲皆已出
放逐十五年二月賊用放逐注攻之繼
騎數十馳隊何城賴即捕人城城故未中却金
人所重賊也厚賊走王堅入進營外擊賊關多
職自成兵也而南陷西南尋南州則復開來
保知州侯君龍首陷賊死歸德府州軍降人康
數千郡縣悉殘廢商丘和縣以傳制死復經
全家變焉已復次開利縣長關高將入討詔起
孫傳庭為總督而釋放向書侯督師使召左
良玉援開封良玉至未仙獲遇自成大敗奔襄
陽諸軍皆屯何北下散進開封空虛山東賊兵
劉澤清亦奉詔至延議乘南若輪糧入城自成
攻之兩道不就賊眾爭飢譁將欲逃從自成
下聽傳庭知開封恐人會議將西去泰山關來
救未至名衝等議決未家寨口河灌賊賊亦決
馬寨口河欲灌城秋九月梁宋人木雨一日並
決聲如雷灌北門人穿南門出注滿小城中
百萬戶皆沒得脫者惟周王完世下及擁掖以
南下及一萬人而已賊亦漂沒萬餘乃拔營西
南去於是馬守應賀一節賀劉希堯聞襄風
等皆附自成即脫縣所稱老回回華眼才金
丁及爭世王前世王若時號華左五營自成乃
西迎傳庭兵遇於南陽傳庭軍潰豫豫未所謂
神團之敗也於是時
人清兵在南京方告急朝廷不暇復討賊自成乃
收軍賊連營五十餘里再陷南陽進攻汝寧

兵虎大敗中賊死傷甚多被殺賊自成乃曾至王
由橫從軍逃山確山南陽遂陷回東陽至左
士望鳳南王自賊入襄陽陷獨城及德安諸
州縣皆下再破樊陵南門州日破日攻州出洲
陰王備計悉陷城縣城水城皆陷城水六年
春陷承天將劉鳳及數營州皆下皆降
滑山京山雲夢黃陂孝感應州皆下元統福
漢陽長五十九次攻陷陽陽都御史許起元
及王光恩力寸六十九恩賊及武者世知自成
自號奉天元帥統進才良民撫民威
德大將軍分其衆曰標營領兵自隊曰先後左
右營各領兵三十餘隊皆官上戰眾自成周
白雲人黨銀浮屠方常賊口兵研前崇後黃
隨其色其兵皆以序世黃衣大將休思德嚴密
逃者謂之游擊賊之敗乃十五日下午四時以
下者為兵營兵一人手騎率賊戰者十人單
令不得藏曰金進城邑不得至處表士外下得
獲他物人獲典未用單布華絲甲解百盾大破
下能人一兵俘馬三匹四冬則以苗得種其賊
割入陵高橋以飼馬馬見人輒躍奔也竟若
虎豹軍士即出較騎射曰陰賊乃不進惟罵若
淮泗漢河漢與魏足馬皆敗敗賊呼風
加即賊所發固本益不流賊陣列出二萬名
三將督師者退隨後者殺之賊入下馬馬兵俘
敗誘官兵十千長槍三萬擊之飛馬兵四擊
無大勝攻城降者下銳守一殺十二三

二日殺十之三日屠之凡殺人東諸處為號
謂之打亮城將陷步兵兵萬人環城十馬兵巡散
張獻忠至殘忍矣所攻城一門陷則一門可還
自城所破無懸諸處所獲馬騾者十萬可
矢鎗飲百天之幣帛又次之味玉馬下自成下
好酒色脫棄相繼而下其下苦汝十妻妾數
十板服統統而下女無數厚自奉奉自奉
陳邵之汝才集數十萬用山西人吉士為謀
主自成威勢攻汝才善戰兩人相逐若左右手
自成下宛葉兄榮兵猛下附右專制心頗獨
汝才不得已買一龍顏與汝才善自成召一龍
宴縛之疑以二十騎斬汝才於帳中悉棄其衆
自成在中州所略城觀戰敗之及渡漢江謀以
荆襄為根本改襄陽曰襄下修襄王宮殿居之
改萬州曰均下府承天府曰揚武州他府縣多
所更易牛金星教以稱官爵名號人行署置自
成無子兄子過及妻弟高一功迭居左右親信
用事田兒秀劉宗敏為權將軍李巖賀錦劉芳
亮劉希堯袁宗第為制將軍張爾琿守承平思
志李友劉汝魁為威武將軍谷可成任孫榮吳
汝義馬世耀曰楊楊劉體仁諸君及田虎張能
馬重禧為翼統將軍凡五營二十二將又置王
相左輔右副六政府侍郎中從事等官要地
設防禦使府曰尹州曰汝縣曰令封禁下山相
襄陽伯陳王右城襄陽伯保寧王紹紀宣威
伯肅寧王衛安順義伯以張國紳為十相牛金
星為左樞來僕為右樞國紳安人嘗官參政

既降獻文則秦妻氏以謝自成自成惡其傷
顏殺之而歸鄧氏於其家六政府侍郎刻在
首級上獻江陵曹應坤掠得米裕米脂秦振
聲江陵郡嚴忠西安城楊引導以宣城丘之南
代振聲為兵政府侍郎其餘受僞職者其衆下
具數使萬一功馮鍾守襄陽任楊光守荊州閻
養成牛萬才守丹徒陳下文驥守連州白廷守安
陸曹雲林守對門謝應龍守漢川周鳳梧守萬
州於是河南湖廣凡北諸賊莫不聽命自成既
殺汝才一黨又襲殺秦妻氏子應兵擊殺賈時
中於犯縣殺獻忠方據武昌自成遣使賀且賀
之曰老回回已降曹應龍死行及汝忠獻忠
大德南入長沙當兄時十三未主丁一營諸大
賊降死殆盡推自成獻忠存而自成獨劫遂自
稱曰新順王集牛土星等議兵所向金尼諸先
取河北直走京師楊永裕請下令陵斷岳都糧
道從事顧君思曰金陵既下流事難濟失之我
直走京師不難退安所歸失之急關中大王秦
祥邦也百一山河得大下二分一左先取之
建立基業然後旁略二邊查其兵力攻取山西
後向京師進應戰退守萬全無失自成從之
一萬騎赴丁使曰廣思高傑將武候候既而
擊之銅鼓口擊賊下楊已山關以牛成盧光福
為首鋒由靈寶入洛高傑為中軍撤廣思從新
安東會河上將陳不說守新鄉四川將軍襄明
出陷洛陽與前鋒陳不說遇之至襄陽再却自

成兵掠其城去都自成率萬騎進戰後敗陳
汝貴會天大雨道澤難行乃自成遣輕騎出
汝貴曰汝州要險據此傳進不違三命廣思
從大道身與高傑相連連進而令水福守營
傳進既行水福兵亦爭登子可崇遂為賊所竊
至南陽傳進退敗賊陳五軍軍克其三已而
稍和公軍告廟兵亦大奔賊報戰捷之傳進
大敗自成空壁達州一日夜陷四百官軍死
者四萬餘人失之兵器輜重數十萬傳進奔河
北轉趨關賊敗退未復振十月自成陷洛陽
關傳進死遂破華陰渭南被華陽陽道西
安守將于根子開東門潛賊自成入秦王宮統
秦王并機以為權將軍承香于道禮為制將軍
巡撫鴻御北以下札者十餘人半改使陸之賊
等俱降自成大豫三日下令禁止攻西白長
安樞西原顧君思安案一節罪人關東也失
覺民修長安城關馳道關兵諸機紐鼓震大地
自成每三日親赴教場校射百姓望見黃龍蓋
威伏地呼萬歲成諸將皆黃思高汝利陳水福左
光上梁甫左後皆降自成廣思高汝利陳水福左
廷文為李過所折而東漢宜川河漢漢津以
子自成兵所至屬城城降乃諸十餘營奉向為
官軍所發葉其遺糧自成乃十封之求其
宗人贈金封爵以去改延安府曰天保府米福
曰天保縣清渭曰天保府府下屬之始自
成人陝西自謂故唐人有侵暴人一日抄掠如
故又以上太夫下附已悉宗諸萬紳抄掠故

其金尼看燈 穴槍林向死于李過等下能克
自戚父安政院之副使鄭廷德于世國尼
世等俱于死死重慶監署夏降之屠農商執
韓王鼎爵於甘肅甘肅巡撫林日瑞等亦死
進陷西寧於是蘭州山丹永昌鎮番岷漳降
陝西西寧歸自戚父自戚父別遣賊漢河勝王
國發兵至三百餘大命侯奔澤州詔以令德桂
總督一連收邊兵勦賊餘陝境已肅沒寇桂不
能逃十七年正月庚寅朔自成稱王於西安僧
國訖曰大順改元曰昌改各曰親進督其官祖
以十加號號以李繼遷為太祖設下祐殿大學士
十四金皇馬之增置六政府尚書設司又除
文論院議書指使使政院會前契司駱馬十
知政使書寫等官以乾州宋金整為吏政尚
書平劇時之縣為戶政尚書馬寧嶺為禮政
尚書鄭安張繼為兵政尚書復五等爵太封
功臣侯劉宗敏以下九人伯劉體純以下七
二人于三十人別五十五大定事制以下七
行別者斬之馬勝田田苗者斬之縣步兵四十
萬馬兵六十萬兵政侍郎楊王休馬都諱甘橫
王至渭橋金鼓動地令弘文館學士李化鏞等
草檄馳隨遠北招兵乘與是日大風塵黃霧四
塞事聞帝大驚召廷臣議九學士李建泰請督
師帝許之時山西自平陽陷河津提河懷河亦
陷他府縣多望風送款一月自成渡河破汾州
殉河解縣宋太原執督王巡撫孫懷德北
徇代軍武總兵周遇吉戰死自成乃先遣游

兵人故開棧大風旋定而北而身乘輿並邊東
犯京師陷大同巡撫衛景賢總兵朱一樂死自
成殺代藩宗室于京還犯首都德兵奔環迫降還
無朱之馬死寇犯勝和苑御溝以逼居庸總兵
唐通大監柱之孫遇降三月十三日獲首十總
兵李守燾死戶賊欲知京師虛實往探刺獲
密刺廷有謀議數千里立馳報及至昌平兵部
發騎探賊報輕勿之降無一怒者賊游騎至
下門門京師丁民猶下知也十七日帝召問羣
臣莫對有泣者俄門賊環攻文門門外先攻三
內侍專才辦事自司不數間十八日賊攻益急
自成討彭義明外邊降賊太監杜勳德大見帝
求降位帝怒叱之下詔親征日朕女監曹化淳
開彰善門賊盡入帝山宮登煤山望降賊大
歡息曰若我耳非御安之歸執清宮令送太
少及王于荒王于成臣周奎田弘遇鄭鄞璽
公主姬皇后自盡七大日王未天明皇城不
守鴻臚卿百官無主者乃復登煤山書未燃馬
遺詔以帛自縊於山亭帝遂崩太監王承恩縊
於側自成既登極衣紫馬人承人門馬悉
相半金星而書朱金印徐王獻侍郎鄭崇志登張
嶠將等騎而從登皇殿殿殿座下令人索帝
后期百官三二朝見文臣自范景文動輒自劉
文炳以王殉節者四六餘人宮女獲氏投刺討
從者二百餘人象房象背哀吼流淚太子投周

李家不傳人二十亦不能區先後陳至皆王屈
自成稱之王中丞亦經復復臣王至金賊劉
宗祿告曰乃知帝居廟門成命以官屬賊
雖得臣至聖華門外自起遊者皆得越三日
己臥朕發覺公朱桂臣太學士魏藻德事又
武百官大憤皆詣殿前跪曰賊王出自官屬
欺侮百姓皆歸附八輩足知邪邪者出自官屬
你不放動文皇王德化此諸臣曰國亡君死若
曹不思難矣帝乃在九和因哭內侍獻出人皆
哭帝極加葬祔云大學士陳演勸進了前封人
丁馬來王致而帶錦衣監禁四自成曰臣居西安
建服官吏主身益蓋改官制一部曰六政府司
官田從軍十六日議議三三日電遣張翰林
院以弘文館人詹寺曰驗馬寺巡撫曰經度使
日驛台曰見朝官自成南衛王金京示斬其邪
等左右雜生以六時各自脫逃連七十一大金
星復連一至十八分三等授職自四品以下皆
獲事乘格傳佛觀光等無不乃仍命三品王武
臣悉不用獨用故件時使物其餘賊敗武當
中擄掠者賊路至均州折解屠屠屠屠屠屠屠
馬世奇人而後曰吾不能若王命王死不
得矣賊又編排甲五家賊一賊大縱屠殺不
不勝甚死相送寇諸賊咸太金金金金金金
之下門外偽驛政府署燒焚大廟神王連太

祖王於帝王廟別殿已陷係定李廷泰降賊
內諸將悉歸山東南編設官吏所至無進
者及河淮鐵路張發兵扼之乃自自成謂其
得人命金星戰賊三表勳進自成從之今預
登帳佩銀吉曰既而自成升御座忽見白衣大
長數丈手劍懸視屋下龍水層俱動自成恐
下鎗金麗及水自鎗又下就及聞山海關邊至
吳三桂兵起乃謀降陳西初二桂奉詔撤還至
山海關聞京師陷猶豫下進自成勸其父襄作
書招之三桂欲降至關門聞變陳況被劉宗
敏掠去憤甚疾歸山海再戰破賊將自成恐親
部賊十餘萬執吳襄於軍東攻山海關而別將
從一片石越關外三桂懼下敵台降於我
大清四月二十二日自成兵二十萬降於關內自北
山至海我

兵對賊陣陳三桂居右翼木念銳手擒殺賊數
千人賊亦力圖圍困復合戰良久
大清兵從三桂陣右突出衝賊中擊萬勝驢飛太
雨塵大風沙石飛走聲賊知電自成方扶下
子登高開殿視如爲我
兵念氣血十回走我

兵進奔四十里賊未大潰自相踐踏死者無算
屍遍野滿土盡亦自成奔平我
兵逐之三桂驅至木末自成殺吳襄奔遼京師
時下金星居守諸將大札馬錢門牛欄村募金
星曰名乃起諸君官歸山由是學者始增多
竄伏失自成半悉解何崇金銀及官中婦藏

器血錢爲餅餌爭餅爭金鈔數萬餅驛車載歸西
安二下九日內成傳帝號於武英殿追尊七伏
首爲帝后立妻高氏爲皇后自成發號刻仕
受朝金星代行知大禮是夜焚香殿及九門城
樓詰日換人乎二王西走而使偽將軍左先光
谷司成監五月二日

大清兵入京師下今安輯百姓爲帝后發喪諡號
而追諡三桂退自成時歸王已監國南京入
學士史可法督師討賊自成至定州
大清兵及之與賊新立可成左先光傷足賊負而逃
自成西走莫定益發衆來攻
大兵復擊之賊不能支漸却自成中流矢創甚西
踰故關入山西會

大兵奉退自成乃得鳩合潰散西走中陽李穀者
故勸自成以不殺收大心者也在京師居周金
第而劉宗敏居內獻題聖宗敏曰霖木藏於走
大丈無所持掠入獻策密說下八下之誠得母
爲今乎嚴不應心竊自喜今金星大忌之定州
之敗河南州縣多反正自成召諸將議避曰藏
與臣精卒二萬至中州必無敢動者金星陰告
自成曰嚴雄武石大略非能入下大者今見國
兵新政欲竊兵自河南嚴故都州大兵子之
必不制夫因諸嚴欲反自成令金星與嚴飲而
殺之并及其弟率賊衆俱解僅自成降西安復
遣賊陷漢中降賊兵趙光進逃略事張獻忠
固守乃還八月建祖廟成將往祀忽乘燭玉
能就獲自成始以金星星王託爲仁義爲賊敗

復強自用尙尙尙尙尙尙尙尙尙尙尙尙尙
死制嗣後官吏坐罪即斬斬斬斬斬斬斬斬
久盡勢惟是年張獻忠亦降成都自號西王
順治二年二月

大清兵攻潼關尙尙尙尙尙尙尙尙尙尙尙
潼關破自成逃奔西安出龍駒寨走武關又襄
陽復走武昌

大清兵兩道逼進之鄧州承大德安武昌舊池
口桑家口九江陳者擁拒者許勝退至賊老營
大破之者八當是時左良玉東口武口虛無久
自成屯五十餘日賊將劉宗敏督師李國高一
功曰兄秀翼宗弟劉繼劉劉劉劉劉劉劉劉
牛萬不寄什從之衆前五千餘萬改漢夏自瑞
符縣尋爲我

兵次迫郭衆多降或逃散自成走延寧蒲井平通
破城於九月自成舊李池等處而自
引二千騎略兵出中爲村民所困不能脫自縊
死或曰村民方集皆見賊手前擊之八馬俱
陷泥潭中自成溺中絕死劉其末符龍衣金印
帥一日村民刀大驚疑爲自成也時次
兵遺議自成者驍兵十杓莫辨復自成兩從父
建侯偽其驍後及自成要之入金印一又獲
偽從侯劉宗敏偽從侯左先光偽軍師木獻
斬自成從父及宗敏於軍中金星來宗等皆
通亡而人十二王自自成敗後而西卒不知其
所歸國王時有太子至南都或曰頃及日傳云
當自成之定福王已降其所置總督何騰蛟飛

固安以查報於岳陽南陸獻忠奔桐城坪坂合
 述北深人校團應之風賊之復破賊獻忠率
 千餘騎星夜歸山特大窮寇利其王之運兵
 也乘嗣昌歸不令獻忠還聞段良王良乃前
 而弗改獻忠因得賊山民市鹽易米船收潰散
 掩旗息鼓益趨五十五山時曹最過天星定率
 昌現大昌士欲渡江爲官守拒獻忠忠率
 與之合戰忠雖敗氣益立馬江岸有不前
 赴者獻忠之賊爭死嗣昌軍進走賊畢盡出萬
 頃山歸下寨已而曹最過天星扼關整兵利
 曹操東走過天星復戰關整而西諸將皆復追
 逐獻忠乃悉棄攻河廣兵於上地將將諸之
 風賊死遂陷才昌進屯關縣張令戰死石社女
 主司春長王亦敗曹最復自東至與獻忠轉趨
 漢川撫節提督退扼涪江城北陷劍州竊入
 漢中總兵趙元賓入能守陽平百七賊不得
 過乃復走西曹將張一川張紫福被殺涪江
 師潰捷春肅死獻忠屠縣州越成都陷通州北
 渡涪水州走漢川德陽入巴州又自巴走達州
 復至開縣先是嗣昌聞賊入川進駐重慶監軍
 萬元吉曰賊或東突不可無備百分中軍間選
 出特遣扼關縣嗣昌不聽旋令諸將赴通州
 蹙賊十四年正月總兵楊如虎徐將劉子傑及
 之開縣之黃殿賊戰獻忠軍大敗子傑及游
 擊郭開等皆死獻忠連東出使曹最步即撫京
 譚成兵而自北輕騎一日夜馳二百里殺督師
 使者於道取軍符給襄陽城襄陽人未知敗聞

合符信遂啓關納之城陷獻忠縛襄王綱銘並
 堂下屬之酒曰我欲借子頭使楊嗣昌以陷藩
 詠石其努力盡此酒遂殺之及殺邵襄道崇兌
 儉推官鄭曰廣復得其所失妻妾獻忠居襄陽
 二日去陷樊城當陽郡復合曹操入光州殘商
 敗軍山息縣信楊嗣昌始分軍犯金山應城陷
 州僑張良士賊人沈陽再攻應山不克去攻郢
 陽守將止尹思力戰始解又拔郢西華嚴寺
 萬計速東略地獻忠自瑯琊山之敗心畏良王
 及慶勝頗有驕色秋八月良王追擊之信陽大
 破之降賊衆數萬獻忠傷於殺棄夜東奔良王
 急追之會入雨江遂逼官軍不能進獻忠走
 免已復出商城將向英山又爲副將上計成所
 被賊敗且盡所從之數十騎時曹操已先與
 自成合獻忠遂出曰拔自成欲部曲遇之
 獻忠不從自成欲殺我曹操諫曰留之速擾漢
 南分官軍兵力不可丁除與獻忠五百騎曰
 急東走此地非若所當也獻忠遂遣糾子賊
 一斗較凡羅王等衆復盛然贊梓推自成先是
 革裹服安金王陷合衆將山諸縣欲西合獻忠
 爲湖廣官兵所進不得達及計開憲督防丁啓
 壽及左良玉皆拔左金王相是皆入喜明年合
 攻許城陷之又陷八安城州民金軍陷隨州知
 府鄭興祥死等無爲屬江督水師於巢湖大
 監盧九德以總兵黃得功劉良佐之兵與戰夾
 山敗績江南北下襄陽歸德高十光安應巡撫

鄭一陽建伯詔監李乘十有九其秋得見
 佐入被執於潛山獻忠怒心頗盛遣人斬曹
 良王左金王是時自武昌已獻忠復發入湖會
 襄王逃自武昌不盡數湖襄王自從獻忠聞之
 又襲陷黃梅六月春遂陷廣濟州新水入
 黃州黃民盡遷乃解州安和城釋殺之以爲獻
 麻城入海盜子趙魁也殺諸王以入以賊
 降賊獻忠乃改麻城爲州又陷漢陽全軍從
 鴨雀洲渡陷武昌執先王李乘而汝諸江盡
 皆殺之自鶴鵲洲至道王派江衛截上湖日
 殺先王至鎮勇二十以尸十五以王爲兵餘
 乃改武昌曰大授府江夏曰江經撫是王弟
 錦西王正賢傳說商都督巡撫等官開科取
 士即與國州何陳兩封王官勇壯之降賊等
 黃鶴樓令其下屬和聲楚邸金凱凱斬黃等
 二十一州縣悉附平日成在襄陽聞之恐五恐
 貽書譴責而左良王復西于爲官吏多被擄
 殺獻忠乃悉棄趙岳州北負背天一白雲裏良易
 涉陽州州軍職武昌北負背天一白雲裏良易
 道三督起兵討賊斬黃陽三府省長王獻忠
 遂陷咸寧蒲圻岳州巡撫李從德總兵孔希
 貴等雄據後幾被賊三戰三克盡其前部獻忠
 怒召羅龍運乾德等不支奔岳州陷賊忠欲
 渡洞庭湖上舟不吉投而溺將渡見人作
 獻忠怒遂巨舟千艘載婦人焚之永夜如畫
 繼而過良涉渡我七五番之古惠東走衡州

德兵尹先民降長沙路經新設衛城控告王惠士得
王惠士得之於王折桂王府殿命斬王長沙道
而後免死王乃折桂新設衛城中華三十二人廣
西身人未死守城陷兒殺大陷實德常德發教
督師節制嗣祖基斬斬兒兄血戰及辰州下回
塞旅陽乃移工移改斬王守備亡工請戰及辰
再戰敵父屍處搜獲今連來比比西昌吉安
州建昌撫州永新安福萬載南豐諸縣將陷東
南韶陽城官兵士驚逃無有獻計取吳者戰士
忌畏人不在議決失入川中三月春陷辰州
至萬縣水漲雷二月已破涪州既守還劉縣
長總兵曹興兵迎陷佛閣關破重慶瑞王常浩
遇害是日天無雲川中賊有豪氣志惡殺將
迎奔天門迺逃歸成都蜀王李潛率夫人入
下投於井潘應陳尸寄候殺足時其

○兵已至京師李自成遣歸西安南京諸臣勸
福王命故大學士王應麟赴川調議軍事實力弱
不能討賊賊志遂猖獗入西國下敗元順冬
十一月庚寅師陷位以蜀王府爲宮名成都曰
西京用汪兆麟爲才不相疑錫命爲右丞相改
六部五書爲六部省官士圖廢錢命爲右丞相
等皆爲書書曰孫可謂聖代能興劇文秀李定國
等皆爲將軍勳張民分領諸州府縣志痛之
故發兵攻不克守據城有全節官更賊志遂去自
保軍順慶已降自成寵官更賊志遂去自
州州司馬金堅守下獻忠黃面長身虎額人
號黃虎性狡嗜賭設一不賭流血輒極悔不

聚徒開教，取士集於四方，竟遭殺之筆墨，萬一遺四城生屠，屠各府縣名，舉殺僧，官朝會拜伏，吁衆數千，毀斃所殺者，引出斬之石夫殺又創生，猶人拔夫生，而生者，先者，君抵死，竟有賊，以刀少銳，刀少共，其刃一萬萬，有奇，賊將有不忍，忍殺死者，傷都督武君用，士明等數千人，有殺數人，少刺生，并屠其家，徐君中士大生，授捕，殺敘州，布政使，仲申，陳元，徐君中，吳守，字子屈，從受職者後，小兒見殺，其慘，慘不人，或不能測，也用法，將拯，士潤而開之，深數十里，金寶，當於然後，放堤，放錢，金銅，金一，祥後，復有也，當是時，故歐，士古泰，士大海，士，無幾，明等，等，兵，並，故，歐，士，誅，殺，公，番，川，中民盡，誅，歐，西安

丁巳年閏八月八日丁巳下
通飭爲覽其時有族衆數十人於民王張獻忠
入陷隨在窟一時期起聚衆數百餘人丁巳下
曹錕楊汝才等叛秦中後關竄入西川第去
前赴大興亦身逃回南楚山王軒魯等九叛
俱在房山江中門附近駐紮王軒魯計且欲招
以報父仇又在竹溪謀殺閩閩方過去庚辰獻
忠嘗領天兵西返關又招集生員命伯仲人潛渡
入漢引取陳慶志破東陽等亦同謀開合
股爭先六月間賊勢下困容容亦乘隙不台於
是獻忠仍奔回西蜀晉從東南而下嗣後全隸
之兵一蹶於襄陽再敗於夔城而閩之聲勢
始大挫焉臣臣于喀略動獻忠退至沱陽縣
豈非僅營倉猝人所取則未足深平方幸左
思與吳獻忠密約因詐徙海壁深川以誑動賊
督臣臣于喀略而賊勢已自撥原文亦作城一

于清兵至漢中進思之降爲鄉導生歸涼界是日
大霧起賊遂入川風敗
天兵射之賊遂死川中自遭賊亂亂城內雜
樹成林何人入肉聲若猛獸虎豹日齧人死
輒棄生不盡也民遂深山中草木未食久徧
曾食之乃可遂經文秀定議等遣人川南覓
曾氏訖乾德後召自歸於宋
亦明春梅嶺聞賊字自陝陝西未肅懸髮泉坐
人籍號萬聞賊戶因負小鄉艾何知應申之

守郾城一戰賊勢折衝過十力欲討逆適破孫
又敗於臺陂賊掠其馬中馬大敗賊逆適破孫
德園計策不意我師水波敗賊掠其城未淹而斷
黃之堤爲兵所截叙父復來與閤合時爲賊日
者則有草萊數畝一龍老則曰馬牛應事世上
賀儀伯也主希聖則閤衛安成清談頗爲
閤稱許惟老岡早則各居一郡然一切軍事亦
聽於閤聞革孽雖異閤情實厚閤聞提忌焉
閤所親信者閤南賊輩舉人字金星及其戚黨
陽下州縣人同賊輩舉人字以犯過革革
走德安以親黃麻草在黃陂阻水不能前行立
放槍十餘鎗兵八百而回及其歸也舉兄見督

中華書局影印

[illegible]

兵賊關等處賊黨聚眾抵縣孔賊發而與土兵也
殺戶地漢軍士兵散奔各山賊兵轉茂數日始
村刀招撫軍北關外悉賊營方賊歸城武宣
鄉居時科役繁苛有里兵拿各色孩子種家
派兵出師里兵城士至乙酉四月上兵自高
橋出突至寶樓里賊兵接殺賊兵大敗困賊
城中十月適來江漢賊兵至圍方縣然此時賊
于城內城西南北十里外皆土兵互相攻伐無
虛日兼值時疫流行死者無算凡賊兵出城攻
殺必舉所衝刺人牛解以爲功積多如止至十
一月賊患調極等因成都華西平衛及門官生
員等在縣拒守地土兵來進擊壁而己十一月
謂調生員進試至則盡殺之於省城南門外復
調其家屬方起解幸及丙戌年元旦土兵攻城
縣城得免賊亦復大發兵來土兵據城內外
民房並所儲糧糧悉焚燬仍於山中時時遺擊
湯火交通幸爲來江令王某急欲赴殺賊因背
之率來民九驚拒之江軍賊兵上戰民始得稍
安賊退退州川西不附已無名婦女悉搜
殺之莫成都官殿及村市廣令悉無餘遺遂棄
成都奔川北會衆

如珠指證等物土著至白金小者亦數十兩紙
死者日以寸計惟井菜標心樹葉賊能採食者
尚可延旦夕強者食人肉虎入城食人又加月
特吳足應生擒名馬勝雖病此者多死至戊子
春始有土兵推山舊中購得數種者屠土排排
然惟有力者其亦食者仍不免於菜色是
賊賊黃蓋賊衣賊帽土自川北來展以招駐
健爲以女定駐青神結爲兄弟後食武康展主
健爲殺之屬子大相舉兵攻袁武報父讎自土
月至己丑年正月互相殘殺十相勢敗奔川北
投

本朝歸順地方暫息戰爭自此歷庚寅至辛卯袁
武將州縣居民田產分據爲己莊即立入爲
官管理司事民畏之爭訟然無他志僅縱
兵括民財閭閻妻女而已民家有死者即強
入贅以有其家室民實民食能保存者射矣時
張獻忠餘黨孫可望李定國劉文秀率水歷年
號辛卯六月刻文秀自建昌入蜀兵逼袁武袁
武勢窮於嚴州縣官廳民居奔川東文秀遂據
嘉定號招附近州縣以中獎生爲噶爾知縣至
壬子年夏四月

本朝李撫軍同吳三桂自保軍脫師入成都取川
南文秀潰奔重慶李吳遂駐嘉定分取敘瀘等
處時表

順治九年也民刺殺從此始至七川文秀自川
東發兵復取川南吳李退保寧適巡按御史
黑某以兵濟之遂奮勇殺文秀文敗奔重慶

是時川南地方非屬誠感部屬土人羅應忠所
掠應林者李撫軍提督將官也來
人朝土兵與文秀相攻擊將官自來
官廖公楊四特文方所設獎諭令及生補備糧
官劫入中鄉吳馬在朱縣縣中居民日無寧
刻至大一日文秀復發兵至嘉定勸取應林應
珠探其間子女生髮盡民應合應川北民咸稱
無味袁武時也自虎文秀駐嘉定十防成都孫
可望貴州開特股上六七年間民情方至定將
復有妖氣流尸入呼爲抹臉賊諸人於不覺
中別開入面也百封腐腐後不敢謀殺至夜聚
互相牛望數月乃丑丑是歲爲永曆十三年己亥
即我

本朝順治十六年也大兵取雲南撫院駐成都
將官賈某李某取嘉定文秀敗南原思始息時
雅州僞卒備武某又突入峨眉縣諸月餘會將
軍場某至清能場要武同總嘉定役降此二刺
雙也

順治十七年庚子雅州賊黨邵承壽降而復叛
提督鄭經營分兵進剿期年方殄大姚黃
土三家川東作亂總督李是帥進剿亦期年方
殄南吳未降遣糧民方盡盡土是歷土貢以乃
癸丑十數年間土化萬族生家滿漢得以精
士得川漢故欣欣向治矣明甲寅即

康熙三年人忽集南吳二將反發將王屏
藩由建昌入蜀擊南吳二將兵敗歸順王屏
藩遣建昌人忽集南吳二將兵敗歸順王屏

至

康熙十九年庚申正月勇略將軍趙恢復全川復招撫殘衆歸業此三刻髮也十日內英賊餘孽不餘在建昌爲湖南處付亂才一月總兵糧某鄭某抗兵自建昌由彝地退駐縣城十二月勇略將軍領大兵欲從太平敢進征建昌後因彝路險阻至太平城復回縣由嘉定路進駐兵馬往平駐扎多日糧餉悉取給於縣立迫漢支自庚申十一月至辛酉四月建昌叙議成都殘處兵餉大役悉於縣民倉派民不堪苦逃亡者十室而十至

康熙二十二年生奉有招徠勸懲之令羅邑民凋敝已極瘡痍難十遠復於自此得享無事之福而生聚日以繁矣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經濟彙編刑典

第一百十四卷目錄

盜賊部總論

春秋左傳卷之九

大學衍義補

詳刑典第一百十四卷

盜賊部總論

春秋左傳

襄公二十有一年

郭庶其以盜聞丘來牟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於陽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姬謂戴武子曰平孟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終矣亦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名外盜而天竊焉何以止吾盜平為正卿而來外盜使死夫之將何以能直其竊邑於郭以來以嫁氏妻之而與之邑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聽焉以君之姊妹與其大邑其人早牧與焉其小者衣裳劍帶是實盜也實而去之其或難焉純也聞之在上位者酒滿其心當以待人執度其信可明微而後或可以治人夫十之所而民之歸也十所不為也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民敢下懲若十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茲在茲言茲在茲九出茲在茲惟帝命乃將

謂由己意也信由己意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郭也
以地來雖賤必書事地也
大學衍義補

遇盜之機

周禮十師之職掌郭公州黨族閭比之職與其民人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實

臣按先儒謂嚴此其居什伍其人鄉官之事也而
上師掌之其追遠倍伺盜賊之事可見威制當時
雖稱極治而聖大為民防恐之心無所不及故郭
各有司司而于師又各而治之以比合比以閭合
閭以族共居以伍合伍以什合什以聯其入所以
然者使之相安有不安者必其人非郭比閭者矣
使其相安有不安者必其人非比什伍者矣於是
即其相安相受之司什伍者比而合之以捕盜賊
畫則追逐之夜則倍伺之嚴事則于師施之以
刑罰有功者則十師施之以嚴賞伊世乎里巷設
為八閭更大使之正相覺察以防盜賊其原蓋兆
於此

十師掌平之八成一日邦治二日邦賊三日邦諱四
四犯邦令五日捕邦令六日為邦盜七日為邦朋八
日為邦誅

臣按八者而謂之威成者國法之威事品式也朝
廷為此八者之威事品式以禁衛夫臣民其事皆
謂之邦者以見此乃國家之本事所以係安危治
亂者非他類焉州閭之事也八者之中邦治邦誅
是交通外國之事犯令換命是平犯子見之事邦

盜不過解取國貨而己其間最是為郭朋者聚黨
以亂民為郭誅者詔言以惡黨為郭賊者攝逆以
稱亂二者乃國家之大惡生靈之禍本有人不國
家者則當預懲宿戒者必先立八閭之法使子
師掌之什伍治於夫亂犯郭郭於人危所以其發
獲退其萌變者豈不豫哉
司國掌盜賊之什貨貨賄賄其物皆有數量賈而揭
之入于司兵

臣按司國一官專才追復嚴賊

野虞氏掌達國道路至於四畿比國郊及野之道路
宿息并樹若實客則令才塗地之人聚櫛之有相
翔者誅之

臣按周禮達大及國野之道十里有虞虞有飲食
三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侯館
侯館有積所以待賓客師役使令之往來既已平
於地官矣而林官之野虞氏又職在來按比而肅
其守衛焉由是觀之可見古昔盛時所以防盜者
無所不至非但以安行旅之往來寔所以示國威
之嚴肅也昔周定王使單襄公聘於宋假道於陳
以聘楚道弗可行而而陳之不能守其國則惟
堂堂乎大朝威名遠震於萬里之外方夷八閭無
子歸而歸於陳之同國門之外盜賊時時驚發
公行以劫掠行於斯途也豈可開於邇外子當道
者以此為小事故不以聞者知則官設野虞氏
之意里裏合謀陳人之語也臣竊嚴勸劫盜之官
都城之外五百里有要職劫掠者其應捕及執
督者不獲盜督其冠服俾以必復為期三月之

外除其有為京師地大華人衆修繕五方難於辨
識其督辦於其後若諸備於其先者於都城
之外分爲數路有路於城邊近工一覽現每樓於
常操車輪馬車名目軍車廿五名五口一番輪子
樓上頂放一白旗一烽火一遇有警賊樓上軍即
搖旗報警以白旗爲其所往之方樓士軍具器械
逐之必抵其所知此不必嚴列實而益自無
妄若夫各門河之役於都城外設軍一營安
軍官一員督領軍各二百名有大車運載者
許其該役解告知會義兵車必五車然後始行每
車差車軍一名送其車人爲騎之其該役微軍
者給之仍九合經由軍衛知府已歸至涿州涿
州至河間河間至保定臨清濟寧以至於徐州此
數處設兵官千員以後警起赴援軍委官督領
馬車以交通運送交兵處遇有回車仍令順護以
回如此則道路無虞之患商富無畏之憂西
方之人極望親臨至於近郊舉首仰望九重宮殿
於紅雲霧之中即有登仙之樂矣
司鄉氏掌夜時以星分夜以司夜士夜禁禁行若
禁宵行者嚴禁者

臣按此所調夜禁也今制一更三點禁人行上更
三點放人即此意
修國氏掌兵國中宿兵與其國衛而比其追宵
者而實問之禁安論者與以兵並趨行者與輕騎於
國中者邦有故則令守其國五陸執節者不越
臣按成周之世所以防盜者城內則有野蠻氏
城內則有修國氏是以都城內外森然所容國里

之間然以衙門巷之刑備然以寧雖有不逞之
黨無由而起若遇非常之變有以制服之而不至
於猖肆也修國氏掌兵國中宿兵者國中土城
之中也比台行在宿衛於王城之中以爲追逐備
例之備各於開巷之間設爲互以斷行即今鹿角
之類設爲棧以傳更即今木柵之屬夜行有禁則
人息者不趨於開巷之時更漏分明則向睡者皆
知夫早晚之候差寇盜之時更漏分明則向睡者皆
而官府特於開巷之間存此數輩無其不難以爲
森嚴之防此大背盛時非獨海宇之內無有大姦
大寇而於開巷門巷之中雖賊穴隙之小盜亦
無上也嗚呼天下之事何者而不起於微小哉惟
其絕交於微小所以不使其起發滋長而卒於大
日著也國初於南京設爲四十八衛每衛各有營
營兩隊各爲門本衛官軍就居其由選有警急起
集爲易又於五城各設兵馬司設立弓手專以巡
徽京城內外即周官修國氏之職也又於各坊里
巷立爲大鋪文吏守夜其與修國氏所謂互樓追
捕者無以異焉蓋衛所有定居則呼召之軍易集
巡徽有故司則追捕之責有歸祖思愚漢防之
意深矣惟今京師舊城之衛衙坊里甚爲錯
不齊而衛所散處而士卒之名隸尺籍者衆散無
常其者野處在數十里之外幸而不無事一且
不幸而有意外之變出於倉猝之間急欲有所召
集豈不難哉臣愚欲於無事之先而採爲有事之
備諸復順宗南京舊制雖然特異殊當守成之
後而爲創始之謀誠未易也無已請用祖宗之意

以爲今日之備可乎夫南京之衛四十八京衛
上十有餘其衛官隨處散置中亦有來往番番者
其軍士雖係衛衛中食糧至其操練以有調發則
分在各營必無衛衛各營處則其居居決有
不能者今名籍在衛衛所隊伍乃特顧其其居居之
地方則各屬兵馬司也今京城地大八營四海
之人強五方之俗俗上日久人煙衆盛尤覺繁
一城之大僅設立官軍僅千數員兵卒不足
及臣聞每城軍地廣狹遠近設行兵馬司數
處每處設副指揮一員司其兩旁一司其四
相間爲限司前用四木建旗樓一所塔上置鼓以
支更每更鼓而八鐘則擊鼓以相應中近及遠
不許雜亂又於該轄地方除官兵及民外凡見
操官軍在地方者不令小分司及上班者皆傳報
名附開就於奉坊見居軍官中推舉其官保者一
員官最高者或侯伯或都指揮無不推指
揮爲衆信服者衆開以爲地方總領每季一進開
開成各爲二留本司一送兵部一送總領官私
季行兵馬司率領本坊見居軍官赴總領官私
房參見每季四見此外不許擅自起債倘偶兵
馬司歲歲御史一員督察令各多分司宜應地
方廣按添派分營邊有便憲兵部不兵馬司行御
史督該司起集該方官軍赴總領官私房如此則
倉卒事起有備無患雖非祖宗設立軍警初制然
於其間處置得宜適用有方則亦其通意之彷彿
也又京城內外日來街坊紛繁代名名俗俗不

雅混亂別軍各各該都督同兵馬司官分界
畫圖別立新名每處立一大鋪分統小鋪每小鋪
設更夫六名每夜自二更起守至西更三點
止其初更及五更不禁止人行每更一人一守一巡
其鋪更夫檢之鋪之立必在本巷內出入大街
口邊對上木橋一西人以下懸鐵索二以截斷行
路三更一點以後側欄柵以輕往來至西更三點
方開其他小巷口可通人街處俱備欄柵一更三
點即鎖斷五更一點方開各行司馬印烙牌數十
行司馬烙牌面遇夜照放無牌面關出及擅開者
坐以罪每大鋪置大銅鑼一面小鋪各置其小者
一面遇有盜竊即聲鑼相應其城中大街及城下
若不必立鋪其大街中及城下居者俱分守各巷
口大鋪人約京城南北大街不過數處假如崇
文門自門至四樓爲一節又自此抵城下爲一節
每節夜撥馬軍十五名每夜止巡一更三更四更
史輪五騎往來巡邏其餘做止其九門城垣之下
以城爲限每城撥軍之數亦如之其巡邏之軍五
軍大營每日於見報官軍內輪差如止則人家有
盜賊之警而更鋪得以開拒而賊不得以出大國
家有倉猝之變而軍易於名集而賊不得以縱
橫此雖增未之害而所關係實大爲國慮慮者不
加之意乎臣因是而有一見焉昔者周幽王
舉火以戲諸侯則是三代之時不獨邊境重立烽
火而宮禁之中亦有之也今國泰運氣隆盛德澤
深厚所謂億萬年磐石之宗泰山而四維之者也

萬無意外之事然杞人憂天天豈有緊運而杞人
憂之憂之誠愚也然下失爲愛人之深臣愚請於
皇城中華書二高字符有不測之事即於環島王
立之懸紅燈爲號其事機急以燈多少爲符預以
通告諸總戎大臣俾知其故又於人門上各立高
字以懸紅燈至多下之數以示威嚴之別備諸
軍以爲進止分數之令如止則不煩三令五申而
六軍萬姓可以不言之而論不召而至矣此亦愚者
之一慮也
論諸事應下患盜問於孔子孔子曰苟子之不欲
雖賞之不竊
乎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
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乎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
風小及之德草
臣按宋范祖禹下疏於其君首引魯論此二章孔
丁答季康子之問之語而繼之曰臣始讀此二章
書蓋書疑之以爲聖人之言王於教化而已行之
未必有近效也及觀唐人宗初即位與羣臣論止
盜或請重法以禁之太宗喟之曰民之所以爲盜
者由賦役繁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
衣食有餘則自不爲盜安用重法邪自是數年之
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觀
宋示之政如此乃始知聖人之言不欺後世行之
必有效也夫以區區之魯國季康子爲相孔子猶
勸之以下欲以止盜豈天乎之爲天子乎伏見
熙寧臣僚有奏請立止盜賊重法者自自行法以來
二十餘年不聞盜賊立但聞其愈多耳古者問

衣食之源立教化之官乎以節儉示之以純朴
有邪僻之民然後歲之以制盜而治其本專禁
其末故顏淵所謂車者問衣食之源立教化之官
先之以節儉示之以純朴是已然先以節儉示以
純朴亦無欲而欲善者不能也人君下節儉純朴
以爲治則民之衣食足矣矣民足則民之教以
善化於善而仰事俯育之旨足放僻邪淫自不爲
矣
子曰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無勇而無義爲盜
臣按蘇轍謂止盜以義止盜以義使天下之人皆
知父子君臣之義誰與爲亂哉臣竊以爲亂與盜
首起於血氣之勇心志之欲止夫盜之起始於里
閭積而至於爲大盜即亂入下矣是以古之聖王
必制民之欲使使其仰事俯育之有餘教以禮義使
其知尊君親上之當務則其心志有所養而不取
肆其欲血氣有所制而不敢適乎理則里社之閒
偷竊之盜且不作矣雖欲爲亂何所資而起乎
秦二世時發閭閻丁戍邊陽者凡百人屯人澤鄉陽城
人陳勝陽夏人吳廣爲屯長會天下雨道不通度已
人期法皆新舊廣因天下愁怨乃殺尉令徒屬曰
公等苦勞大期當新假令世法而戍死者固十六且
壯士不死則已死即死且不避王侯將相者有種乎
無首役之乃爲壇而置祭人壇次大澤鄉拔之凡至
陳卒數萬人陳之徒自立爲王郡縣皆去法事役
長吏以應之使使東方來以告閭閻二世怒之更
後至者以爲盜盜風漸熾郡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
足憂也乃悅